

928
力
3

河南先生文集

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誌銘

故例散人

管中

銘

文大中

周男

公

故例散人

文大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銘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  
公墓誌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  
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  
京畱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盧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普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弇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河陽  
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父用存光  
祿少卿母某氏封某郡太君公葬光祿河南遂爲  
河南人景德二年再舉進士中第歷宣州寧國開  
封中牟二縣主簿泉州晉江尉用薦特改著作佐  
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知并州榆次揚州天長二  
縣通判杭州事入尚書省歷屯田都官員外郎知  
文州蔡州事賜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  
事轉司勳員外郎知明州事就遷祠部郎中召還



擢爲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賜三品服兼判司農  
寺寶元二年以疾辭出知徐州事進兵部郎中移  
蘄州康定元年五月終於郡年六十二公五歲而  
孤母夫人携以歸其族從師學旣冠善屬辭博涉  
經史河南素多士公晚輩隸然見文采亟與知名  
者游衆不敢以門寒後公倜儻尚義節居貧以約  
自守未嘗假所不足於人人有伺顏色而進誠者  
公審其果善士另承其意後皆重償之無一不報  
厚朋友險夷共之人莫能致其間言其人歿雖久  
有妄評其短者公嫉之終身爲著作佐郎葬母或

率錢數十萬爲助者公曰吾以士葬親於禮無歉  
者惡用賻爲乃謝不受其爲政待吏甚察然寬民  
緩徭不喜刻宰天長尤以治稱有錢蒙吉者作天  
長善政說以美焉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給賚  
物疏惡喧噪趨牙門公卽馳往諭之乃定璽書  
褒美屢平疑獄後得有罪者事登曰佐王府未嘗  
以柔愉見言色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此然  
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後公數月  
而終子彥伯某州某縣主簿慶仲寧州安定主簿  
慶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子奉公及福昌君之喪葬



於河南之龍門山之上銘曰

嗚呼閭放其通強毅其守行隆州邦信在朋友爲政之仁在民則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匪豐其祿又奪之壽獨茲令名是謂不朽者也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國華字某其先濱州博野人世衣冠舊族四代祖人賓當王景崇襲有鎮冀四州佐其府累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崇於河朔諸鎮

中輸貢最爲恭順由庶子漸剗以德義故以功名始終庶子生四子韞辭慎辭定辭昌辭皆以才名爲王鎔賓屬于時鎔府號多賢士定辭嘗以掌書記聘幽州時燕客馬或名北門舊儒以博給相尚或大屈伏昌辭終真定府鼓城令即公之曾祖也生廣雷府永濟令諱璆避張文禮之難徙趙郡以文知名與李崧徐台符爲友二公交薦其才會疾不起徐作詩以爲當世朋友無復繼者李卒以兄子歸韓氏實趙郡太夫人永濟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諱今上始遷相州安陽遂爲安陽人屢爲藩



鎮辟署敏書奏時推其工嘗宰真州清河作條教  
諭民以不擾能信其言所至以寬良稱公即康州  
之第四子年十九舉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天子  
初御殿覆試上第爲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四年代  
還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旋以例補外幙授安德軍  
節度判官七年除祕書省著作郎監察州稅雍熙  
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假太常少卿使高麗還拜  
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四年充三司開拆司推  
官尋改主判開拆司累遷左司諫刑兵二部員外  
郎帖昭文職賜三品服凡三爲鹽鐵判官又爲左

計司判官判戶部勾院都判三司勾院至道二年  
以屯田郎中充京東轉運副使移峽路轉運使  
真宗聽政遷都官郎中還朝權判大理寺出知河  
陽咸平四年就遷職方郎中移知潞州景德三年  
假祕書監使契丹還爲江南巡撫使入權開封府  
判官四年車駕拜陵權領曹州事召歸授太常少  
卿知泉州事大中祥符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四年  
代還道病三月十一日終於建州之傳舍年五十  
有五公爲文章下尚靡放靜違而意不寫進止威  
嚴目不妄視佐彰德軍年尚少鄉里多識公出觀



者夾路或相語得韓公左右顧當具餽酒其重若  
此雍熙中王師北伐聞高麗與契丹嘗爲仇怨命  
公諭旨以分虜勢公至其王治畏虜無報復意公  
爲陳中國威略動以禍福乃承詔然遷延師期公  
曰兵不即發不如勿奉詔出不及虜境不若勿發  
兵口語激切又繼以書至十返治憚公堅正知大  
國不可欺乃命其大相韓光元輔趙抗兵二萬五  
千以侵虜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公猶留館須其  
兵出境乃復命淳化二年契丹大將蕭寧遣人抵  
雄州請 天子疑其詐命公馳往公代州將劉福

作書與寧釣致其情得寧答辭前後反覆無所依  
由是悉見其僞狀在三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  
興利使民樂趨而上收其贏其立法使人易守而  
難犯故所施置通久而少弊臨上黨會虜寇河朔  
上黨與趙魏地最親公辦嚴修訓簡器供餉皆先  
事區處民以無擾詔書褒美初 太宗親擇材臣  
有由外庭小官不旬歲柄用者公忠力不懈 天  
子激器其能而爲見忌所擠排故位不甚進然益  
任以事雷京師凡十年舊三司判官不兼三館職  
事公爲鹽鐵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帖館職自公始



真宗緣先帝意以名臣待公開封嘗繫囚數百委  
公決之江外阻饑命公撫之皆以任事稱北方請  
盟之明年公以使往上諭曰卿昔使高麗故以選  
卿又顧同使周漸張若谷曰卿凡事當詢韓某公  
性既任直無所附合持權者復不爲推引更歷中  
外垂四十年位纔諫大夫終時皆歎其滯然公亦  
不壽故不究其用迹其行事皆得舒發所蘊未嘗  
阻撓又被顧兩朝爲縉紳屬目非不遇也公既沒  
泉人之有知者相與趨建陽拜奠朝夕哭詣浮圖  
營齋以報公德其寬愛感人至此公開達有度量

與人語言盡誠無隱非議戎事未嘗及權數自以  
少孤見祿及親者必憮然感傷篤愛親族姑姊數  
人孀且老皆迎以歸事之甚謹外兄弟甥姪悉爲  
具婚嫁清約自守家無餘貲諸子皆訓以經藝例  
恩得任子多抑之須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  
終未官者猶三人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  
鄴 紹威之孫封空城縣君子六人球湖州德清  
尉瑄將作監主簿琚司封員外郎玩河陽司法叅  
將軍璣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女  
嫁西上閣門使高志寧樞密之兄姊今無存者初



司封登朝與樞密並贈公吏部尚書慶曆三年樞  
密追榮三代贈公太傅妣羅氏追封仁壽郡夫人  
大父贈太子少傅妣李氏封趙郡太夫人曾大父  
贈太子少保妣張氏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  
日樞密奉公夫人之喪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  
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其銘曰

韓氏自唐載德以世丁時孔艱秉節愈厲公奮在  
初才克有試曰州曰邦以功以事豈不較利通久  
勿僂亦旣立法究窮罔斃布威東夷申化南裔維  
皇之咨空輔於治若時之瞻則協於義年胡弗淑

位胡弗至靡人不嗟彼含誰懟在子而昌實公之  
嗣袞服以章葬則有制豆籩式嘉祭則備器孝子  
有家傳千百祀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  
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琚字子溫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太傅  
諱國華之第三子幼敏惠太傅愛異諸子凡有誤  
述令執筆口授之由是盡得屬辭之體以蔭試將  
作監主簿調饒州鄱陽尉大中祥符七年求應進  
士舉郡守江嗣宗素未知名一日召登郡閣出鴻



雁來賓賦題以試之公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  
人之風江大稱賞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於屏  
者其愛重如此明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祀部知河  
南府永寧縣事時王公嗣宗守河南政尚嚴察束  
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不勝率走府自直屬官  
畏縮益煩慮不任事頗以疲軟罷永寧在河南名  
最劇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斷民吏愛伏王公嘉之  
遂不奪其治且薦于朝用薦移通判廣信軍事丁  
內艱服除累遷光祿丞祕書太常丞歷通判趙祁  
虔三州事虔於江西號難治民喜訟或僞作冤狀

悲憤叫呼似若可信者非久於政莫能辦公至會  
守缺代行郡事能究其風俗不爲聰明不作條教  
因事以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伏者自以爲不冤  
召還爲群牧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公秉政嘉公  
文行令以所著篇集上獻且以姓名寘佩囊中將  
薦之會薨遂寢初公在趙州官缺奏公補其任曹  
得罪出通判濠州事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  
員外郎知黃州蘄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時西京  
天宮白馬寺並營浮圖募衆出金錢費且億萬權  
臣爲倡首旁郡承風指塗商里豪更相說導附嚮



者惟恐後公抗疏言狀罷之就移福建路又改廣南西京路轉運使安化州蠻叛殺空州中將王世寧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賊利害者也然而公上言蠻負險攻之則竄保雖洞嚟絕不可窮其迹置之則時出侵掠恣爲人害師久留屯復多疾病物故爲今策莫若盛兵逼其巢穴予以開納蠻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屯戍增募士兵守其要害空不能復叛其後卒如公策嶺表久無事兵暴起轉糧糗具器械公處置皆有方不嚴期促辦而軍用以濟朝廷嘉之就遷司封還朝賜三品服判

三司都理某人憑田司康定元年夏出爲兩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終年五十二公性至清慎動自檢察他人視之以爲難常而公持之終身父兄旣沒撫養弟姪極其恩意間或文酒相忻門庭之內自爲師友有行事不如意者委曲開諭未嘗及以惡辭故皆率教誼競以樹立焉公之季弟樞密副使使琦以慶曆三年追榮三代故公之曾祖廣晉府永濟令諱璆贈太子少保祖太子中允諱贈太子太傅夫人羅氏追封仁壽郡太夫人公娶李氏封壽春縣君公沒纔數月而逝四男景融



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五歲卒方彥試  
祕書省校書郎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四女長適  
著作佐郎葉仲舒次早卒次適左侍禁曹測次適  
殿中丞范寬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樞密奉太傅  
太夫人及公之喪葬於安陽之新安村李氏祔焉  
銘曰

虔州之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節之知可以觀公之  
行持清太高寧或訊評篤愛過慈實其資性蹈中  
弗越秉常以正嗚呼厚其稟而嗇其享焉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

京雷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盧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察字隱之河內人舉進士授復州司士叅軍  
累調光化軍乾德襄州襄陽二主簿夔州復節令  
泉州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登朝爲太子中舍  
殿中丞國子博士入尚書省爲水部司門員外郎  
允歷知河南密江陵公安彭州永昌三縣知蒙州  
事白波發運判官最後通判河南府寶元二年八  
月十日以疾終於官年五十五初公景德初以進  
士貢有名稱吏部薦在高等有以先相名聞者具



卷之六  
二  
曰盧某男不當與科第上亟命以官吏部復持公  
年未中格遂以閑曹授之公既見詆於時益以風  
節自厲所至朝夕勤事勇於行己不以上官不合  
易其守前後斷疑獄濟饑民發奸吏復逋止所部  
監司以其狀爲薦者相繼始終以幹理聞能爲古  
文章有集三十卷別著悔書一卷靈感誌三卷注  
孫子三卷雅愛太玄爲之注未成臨終命焚之獨  
留一篇并序且曰後世必有吾繼者善撫宗屬反  
姊妹子之無依者親爲嫁娶凡十人篤尚風義侍  
御史臧奎於公有舊恩名其次子示不忘臧氏景

佑中嘗得召對從容敘及丞相得罪事言已流涕  
上感動卽贈丞相工部尚書夫人蘇氏追封河南  
郡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書相 太宗後徙朱  
崖雍熙二年以疾終其九月日公始生公感家世  
蒙禍居常自傷至是五十年追命常伯卒獲其志  
世皆異焉蘇夫人漢相禹珪之女當丞相貴封幽  
國夫人公祖諱億少府監嘗贈太師妣母李氏鄭  
國太夫人公娶張氏封清河縣君其父文勝爲達  
州司理叅軍遇盜起迫署以官不屈以兵死公之  
子九人戡臧城成戮鉞戡戒感城有文行早世戡



成戮戩鉞皆幼亡賊以進士第爲河陽尉戒感並  
學爲辭章二女一夭一未嫁孫壽康壽寧壽祺  
尚幼慶曆五年十月辛酉賊奉公及清河之喪葬  
於河陽某村之西北原銘曰

旣艱其生又窒其仕匪俗以同兮將永躋公來常  
兮方以厲道不屈兮文益肆追命其先兮如始志  
惟此孝心兮德之至能銘其烈兮公之嗣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澶淵徙河南今爲河南  
人少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調涇州司  
法叅軍越州山陰縣秦州錄事叅軍遷大理寺丞  
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比駕三曹  
員外郎換左藏庫使改左領兵衛大將軍致仕復  
爲左藏庫使領普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員外郎  
凡歷監台州酒稅知河南府壽安縣事徙知雲安  
軍通判邠秦二州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起致



仕知登州事移廣南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雄州  
慶曆二年二月二十日無疾終於館年六十七公  
性通其爲吏事雖細微處之極精或事劇體鉅他  
人蓄縮不敢議決之益不疑卒無一毫差失所至  
以材聞在秦州會曹公瑋治兵扞戎命主儲餉曹  
公表公能辦職雖軍事亦與謀議遂力薦之明道  
中歲大饑公爲坊州出廩粟以賑民僚吏固曰必  
待報公曰民方徙溝壑少緩之困將日甚 天子  
至仁必不以加罪縱異此吾任之無恨公始緣曹  
公薦世多知其有武略王丞相遂典樞密言公策

略可試遂領使職及以疾致政還洛而疾平會張  
鄧公以畱守入相嘉公精力且惜其材乃復起之  
公重厚寬愛不務峻利於治獄尤尚平允僚屬有  
一善孜孜稱道御士卒亦隨其所任不強其不能  
下亦樂爲盡力劇飲至醉不亂父應之累贈屯田  
員外郎母諸葛氏追封永寧縣太君娶董氏封金  
華縣君二男沂右班殿直炳河南河清主簿兩女  
皆適士族慶曆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沂炳奉公之  
喪葬於河南縣洛苑鄉司徒里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

祭僕射王沂公文

祭謝舍人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

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宗誨字某其先曹州宛句人大父諱某避亂

徙河南遂爲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名望相

太宗真宗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英國公母崔氏

秦國太夫人公以廕爲祕書省正字四遷至太子

中舍監騏驥倉西京左藏庫在京左藏金銀庫召

試賜進士第累遷祕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

屯田都官職方司三員外郎歷監香藥權易院同

判國子監判尚書祠郎吏部南曹登聞鼓院出通

判河陽知富順監入爲開封府判官進祠部郎中

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徙河北罷知徐

州更刑部兵部二郎中太常少卿除檢校工部尚

書文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代州徙衛州加果州

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轄移鄜延路鈐轄未至改

知邠州抗章請老以祕書致仕慶曆五年又五月



一日薨於河南會節坊之私第年七十七公未冠從英公鎮代地屬揚繼業初沒虜數出擾邊英公敗之城下邀擊時於士登虜又敗復用奇兵破其數萬衆於繁峙當是時代兵驟勝朝廷倚重英公公朝夕左右預參密畫或俾按視行列傳布號令公亦善騎射馳突往返几危者數矣由是以智勇聞太宗嘗遣使代郡諭英公曰善視此兒吾行用之令英公以功入轉淡抑子弟私恩故前勤不敘公與仲弟宗禮舉進士有文稱復罷之不令與寒士爭訖英公再東致仕不出筦庫景德初制

以六科取士公上安邊議求以武足安邊科自試不報大中祥符中增前議爲三十卷詔學士院召試初英公論符瑞及修官事有大臣之言頗與當時得幸者意異至是公止改署國子監事天禧中河決東郡並河千里輸芟薪完復故道暴吏嚴期民力不能致將以稽違取罪有持金錢自經者公請少緩且損其數章三上言益激至頗採用焉在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群醜寢驅公遣使吏撫之不即從公曰夷恬吾撫安謂吾兵力不制怠甚矣自將州兵攻之夷衆數千來戰公分兵爲三鼓



破之進拔其四柵夷獠遂定監司害其功不即聞  
及代還 朝廷褒之爲開封府判官自是數進見  
所論多邊事常曰虜貪而尚戰國家羈縻二方予  
厚而備弛非久策也然羗必先叛其酋悍而不仁  
始詞而用其衆西京故地且盡之矣恃其武必  
肆於大國及換使職不三年夏貢不至 朝廷思  
公前議進士領團結往護西師亂自對數刻訪以  
九事一四體二易義余悉兵家奇正之說公敷荅  
明審上尉遣之在鄜州范忠獻公鎮延安以舊臣  
密訪計議公以虜勢未易輕凡戰鬪在趨利未幾

劉平安石元孫敗沒黃德和遁還州不納而又走  
鄜州公曰軍奔將懼而無歸所以取亂也乃納之  
拘德和於館撫其傷夷鄜城大而不完公方議新  
之會虜騎驟至是時天下久安人不知兵上下惴  
恐將奔竄至走山谷公舉措不失常度號令齊一  
嚴外侯謹門防籍入而禁出索材簡器補葺罅漏  
耆幼疲癯使之各任其力一夕而城守皆具外却  
姦莫能窺其隙虜知有備乃去以功有興州之拜  
且許便空從事初公在代告老不允會興西師遂  
以疆 事力至是 朝廷益發屯兵增遣近臣護



軍公復內陟迺曰吾當得請矣卒如初志公漸英  
公之訓以愛民恕物爲任凡治民必本風俗尚儉  
節教之殖木藝穀以資其生故民蒙其利而懷其  
愛其刺舉外部吏屬不職者直其罪不挾隱微數  
議刑章或引律比者多傳於世故號稱寬平通經  
術明治亂陰陽象緯之書叢詞卒說錯見互出世  
所難曉者公鈎淵發原貫穿條理無不浹洽尤長  
於軍志前古用兵皆能辨其所以爲勝負施於今  
若無窮惜其被遇已晚不究其用良可悲已宗族  
因公官者十餘人其保任不間踈近皆以年爲先

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始官秘書

局逮康定庚辰凡五十七年以大秘書還第體強

力完神清識明康寧壽考時罕其比有文集若干

卷別著刻漏記花木編二卷夫人呂氏封馮翊縣

君以次子讓例恩追封東平郡君子七人長子臯

終司封員外郎中次子文終大理評事次子庚大

理寺丞次子定屯田員外郎次不育女三人二早

亡一適崇儀副使馬成美慶曆七年二月 日刑

部及二弟奉公夫人之喪葬於河南某鄉之南其

銘曰



在昔夏方王貢以共衆恬於安斥兵爲凶爲公舊  
獨議備茲寇我戎公守十鄰虜侵其封保無堅壁  
戰無選鋒公實始至群心未通士民惴恐誰謀之  
從公一號令其趨如風鼓金其聲旌旗其容虜知  
我備莫予敢攻內外安堵繫公之功公識孰先公  
才孰雄孰艱其位者志弗克於昭太師元台上公  
公實嗣之嗣顯而未融世德益茂陽報其豐有子  
有孫慶流無窮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張公墓誌銘并序

河南張公諱子臯字叔謨以康定元年七月二日  
卒於東都道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奭狀其行  
實曰吾兄以文章名於時孝友稱於家識者以爲  
必能繼乃祖丞相之烈雖吾兄弟亦推之是將復  
興吾宗不幸始壯被譴遭回坎壈以至於沒得非  
命歟今年其仲弟子憲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曆七  
年二月 日葬於河南某鄉之某原嗟乎予獲見  
於公固久嘗語予曰吾交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  
否易意者子也公知予若是不誌其墓曷紓予悲  
公之先濟陰人曾大父莫公始遷河南祖諱齊賢



司命贈尚書令英國公父諱宗誨祕書監母呂氏  
東平郡君公幼而才敏景德四年年甫十八舉進  
士辭章傑異時輩馳名聲者皆出其下明年取甲  
科試校書郎知鄭州新鄭縣事遷保平軍節度推  
官英公奏授校書郎館閣讀書於時 朝廷尊瑞  
命脩禮女從官及儒學之士率獻賦頌以稱上德  
其華潤典美布於人誦者益才一二公雖齒以缺  
秩卑而常得預焉由是 天子知其名擢爲著作  
佐郎諸皆欲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附合寇  
萊公浹器之令畱守西都奏掌磨勘勾院實主記

室萊公移京兆復奏知萬年縣事轉祕書丞館閣  
校勘召試直史館初公在雄喪配萊公意以女歸  
之而未成也萊公罷相始婚於寇氏及其南遷公  
坐姻戚出監西京監院俄落史職監撫州稅降大  
理寺丞久之代還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天聖四年  
始遷殿中丞知河南縣治尚寬平獨吏爲嚴民有  
訟者止辨其曲直鮮繩以法故去而見思歷太常  
博士監西染院進屯田員外郎判吏部南曹明道  
二年今宮傅李丞相秉政萊公事得雷雪復公史  
職遷度支員外郎知太常禮院逾年李丞相罷爲



奉常公亦出知慶成軍徙知陵州以郡入田租素  
厚求易他郡得邛州未行改通判鄧州州將素貴  
他時佐郡者多誣禮事之公曰朝廷之儀貴賤  
有常制苟過之非所以愛國體安不臣也持己必  
以禮無毫厘過差人以為難轉司封員外郎寶元  
年還朝命決畿內獄未幾暴疾數刻而卒年五十  
有一公生于貴家少年取聞於時論議有風采惟  
韻格素高而不自矜負人亦樂與之游初坐萊公  
事嫉寇者皆嫉之及丞相罷與李異者復擠之然  
公於人未始有仇也立所謂朋黨果在此耶在彼

耶人不吾辨也公既見擠廢官于洛及得告前後  
幾十餘年洛中有英公別墅常與親舊縱游鴈詠  
自適向時榮名擺落殆盡縉紳有條為時用者公  
禮之如進在己先循循然不欺于色他人閱公不  
遇為窮公不自窮也有文集若干卷娶田氏繼寇  
氏某縣君三子仲武某官仲袞舉進士第今亡仲  
友某官女適進士李希甫而銘曰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為通誣辱為窮然死之  
曰曾無銖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雖沒其名  
猶存必視其鉅細為世之近遠故君子置彼而安



此若公者進必由其善絀不自其身於其生猶不自謂之窮況其沒耶然公之才名卒顯于世嗚呼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知均

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解州聞喜尉換州司法再調湖州錄事參軍召試爲崇文院校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祕閣校理歷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員

外郎郎中由校理監裁造院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同修起居注出知亳穎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公始舉進士上兵制書大要論國家常率丁民爲兵而群下搔動由籍不先定故也今莫若覈民數于籍十

一而附六十除之二十五者皆勝兵部伍有等更體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也又上將制書皆推本仁義節制之說于時號爲北州大儒及在祕閣陳導河形勝書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畢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故道存也今河勢益北因



此可遂復故道及天禧後河數決命馳傳行堤公  
守前議稱勿塞便執政者意異議遂革後既塞復  
決卒如其策國史取公議以備河渠志焉故事禁  
中須物黃門署上旨促辦公在憑由司議令政入  
諸司驗璽文乃承詔遂爲常制丁晉公秉政公掌  
右史未嘗通私謁丁寢不喜公求治亳州章入命  
未下已俾代公者領事人或爲公憤者公曰吾得  
請矣終身無一言及丁氏九爲郡不煩教條不嚴  
期會所至人安其治有古循吏之風延接士子必  
譽其長而進其未至其志在獎發如此文章尚典

正最明于制度群書百姓無不通尤邃地里志天  
聖中頗用舊老典贊書公在儒館德齒俱先又素  
望甚高而以足疾頻求外郡庸非命耶所著文集  
總三十卷公之祖父皆以隱德推於州里贈衛尉  
卿諱筠扶風縣太君耿氏公之考妣也娶劉氏封  
彭城縣君奉先姑以勤孝事公以柔明御家以慈  
肅後公十二年以慶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終于  
寧州官舍五男伯昂知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  
理寺丞監寧州酒稅叔旦寧州彭原縣主簿次二  
子未名早亡二女長嫁鄆州須城主簿范孝孫次



嫁將作監主簿崔植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座惟  
穆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閑次並幼初公  
守武當道南陽愛其土風遂營居焉彭城君既沒  
其九月仲昌叔旦護其喪自北幽來歸南陽伯昂  
自武當奉公之喪以其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鄧  
州穰縣禮義鄉於保里從先命也銘曰  
性質而明志勵而堅在儒爲醇在德爲全尊河以  
勢籍民以年議無汙卑辭追古先始葬於穰自公  
所遷刻此銘章以永其傳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序

南陽掾任據告予曰據不幸始生而喪先人養於  
母氏既有知然後審先人之未葬顧弱且貧力不  
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天假其生得吏郡縣  
月有廩人以遂其初志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汝  
州郊城之某鄉某原顧寘方石以銘其諱氏子閔  
掾艱窮奮勵以克有立又嘉其粗能道其先之行  
實故爲之誌云君諱某字某貝州清河人治五經  
盡明其章句大義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  
公昌言召館門下趙公個儻尚義節君不專以經  
藝取合特以性識敏辨議論感慨故始終禮異加



強記絕人趙公嘗令讀道上碑再過則能默誦咸  
平初中第補京兆高陵尉再調瀛州樂壽尉居官  
頗有薦其能者景德元年四月十一日以疾終于  
官年六十娶朱氏生二子長曰希次即掾今爲君  
後銘曰  
古者士葬以逾月傳載改葬服總者謂葬不如禮  
或墓壞而遷非不即葬也近代拘陰陽之說有再  
世未葬者不其酷哉亦有力不足者如君沒四雖  
而始葬其嗣非不爲蓋不能也殆與前所譏者異  
矣

祭僕射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故資  
政殿大學士僕射桐國沂公之靈景祐初公臨洛  
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  
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  
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  
始惧中慙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  
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一  
言之誣天實鑿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  
莫伸嗚呼哀哉



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  
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德望固爲前輩  
至于年齒差長七歲耳世路相期在白首故別去  
不甚爲戚戚相遠不數爲書問公之聰明宏達守  
以仁厚論者咸謂宜貴且壽況復術士言與者頗  
合益不慮有意外事聞計之日旣駭且疑公體素  
強不聞有疾且論者與術士言不空繆異若此豈  
傳者妄耶久之自解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短  
命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信雖體強無

疾寧必其長年邪審是傳者不妄也嗚呼某與公  
別五年嘗以書期今年秋往詣郡下前日叔謨來  
言公于客坐中目某信士期之必至旣而某用家  
事卒不得往又不作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言爲  
無驗此大恨也誠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  
汲汲于一見向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況  
不及千里耶復念在洛日聯公政事辨隱處疑亦  
有異論公或意悟歡如己出某雖理屈情辭無嫌  
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下所仰公  
沒天下所哀以衆人之哀又益以私恩其爲鄙心



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伸嗚呼哀哉尚饗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空務大體疏

論明黨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水洛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尹某



右臣伏觀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勅辭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之言臣知慮間知嘗以其人忠亮有素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口語籍籍多云臣亦被薦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他事被譴臣固無預今觀勅意乃以朋比得罪臣與仲淹義分既厚縱不被薦論猶當從坐況如衆論臣則負罪實深雖然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靦面目況余靖自來與仲淹蹤跡比臣絕疎今來止因上言獲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願從降黜以昭明憲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慶曆二年  
至龍州上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差通判秦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洙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痛哭孝武帝外攘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誠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立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



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  
爲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  
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  
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  
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者四年旁塞  
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  
弊而起兵法所謂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立人主勤勞寬大未  
有能遠過者也然未知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

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今命令數更恩  
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  
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陛下因循不革弊壞日  
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  
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垂信於天下也異時民  
間間朝廷降一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  
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  
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  
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陛下急  
移矣忠言者以陛下能終頗自絀其謀以爲



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 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 陛下綱紀不從則沮 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日輕臣又聞盡公不阿 朝廷所以責大臣今迺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正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

所以勸功也此年以來嬪御史伶官大臣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卽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詳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畜於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用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 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



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政日弊而  
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  
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  
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惟陛下深  
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  
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非獨賤臣幸甚實亦  
天下幸甚干犯鈇鉞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之至  
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論朝政空務大體疏爲進奏院飲會事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

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  
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唐德宗以察爲明皆著訊  
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  
邪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爲聰明者也臣聞詔  
獄所治類多然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  
以爲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一者皆  
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  
輕頗或疎縱及稍貴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  
世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



澁亮也茲事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寢以成俗於盛明之在所損不細非特謂二三子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旣用之法罕嘗開釋豈搏擊之說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爲陳哉伏惟 陛下采漢臣窺私之誡鑒吳王校事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凡臣下有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前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王誅之所先願 陛下雷神聰察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聳而惡者戒矣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擇幸甚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 論朋黨疏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 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 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濼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旣薨



文皇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  
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  
者間言一入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  
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任之爲易終之實  
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  
重故不復以內外爲疑今又聞蔡襄出福州未審  
襄以親自請爲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  
秩若以親請則襄任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  
士大夫去遠方而任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  
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 陛下優容

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媿古人然所施  
爲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沒  
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  
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憂修等之賢故恤其  
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修等未易于初  
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過已移則臣負朋  
黨之責矣夫今在所謂朋黨甚易辯也陛下試  
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稱  
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  
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



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爲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先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右臣聞聖人鑒治亂莫如前代然於在易考于事易通則莫若世數之相近者故周書無逸歷陳商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不及虞夏臣以爲方今憲法前古宜在有唐唐治之盛者在於太宗舊史具存爛然可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詳延經生信尚儒術書契之所傳縉紳之所道無不該綜浹洽窮其淵源固足以順考古先憲章百代者矣竊惟聖心所慕當追三代之盛而諸儒稱頌亦謂比隆唐虞賤臣區區獨以爲政教威賞未臻乎正觀之治輒取唐史官吳兢所錄正觀時事切于今者得十



二事以獻伏望 陛下雷神覽觀詳而思之勤而行之則正觀之治不難企及由正觀以復三代繇三代以至唐虞豈遠乎哉在勉於初克於終而已千冒旒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城水洛利害表知渭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營勾涇原路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朝旨修水洛城事臣前得招討牒見 朝廷罷修此城人人感悅今曾未逾月復此興建無不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

先臣且置而不慮者既城之後爲害滋大耳臣竊較計利害爲 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吳擾邊王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者也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概說者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爲聲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耳然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此城旣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多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爲害一也山外諸城本無稅籍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今平糴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



郡輸送稅粟僅有歲備單弱之民寢以愁困此城  
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  
且虞寇鈔之害倘復發兵援送則所費彌廣所謂  
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爲害二也  
且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不能勝緩之  
不能伏爲我之寇讐者賊吳而已西蕃種類與國  
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  
後誅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于賊吳內實  
樹怨於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觀古羗夷之爲患多  
矣今西蕃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

不相伏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最  
深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我  
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  
然於疆場侵寇之患是更生一吳也所謂爲國生  
事而無損於寇讐此爲害三也賊吳前寇山外獨  
黨雷麻羶部落氣數附虜爲虐不聞水洛種族藉  
虜勢爲邊患也今則通路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  
建凡此種類必召寇爲援之爲鄉導當是時少出  
外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勝敗之勢未決臣恐  
山外之危亾自茲而始此爲害四也然建謀者以



通秦渭之救兵為國家之利此又失之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水洛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較勝負者哉臣以此知水洛既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謂之無一利者也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哉臣聞拓地廣塞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國未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非禍階也臣識慮淺近然在邊累歲耳剝目睹事頗習熟又幸

得以諫名官豈容嘿嘿無所開陳伏望 聖慈博  
詢眾謀慎重茲役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  
謹具狀奏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劄子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柵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乞帥臣自募兼從

乞省寨柵騎軍



乞募士兵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机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誠陛下慮邊事之濶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每見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兩刻其間或進議除改或可否奏事未必專議邊防臣竊料西虜今秋以至來春必為大舉之勢若更使得至則陝右可憂臣欲乞每五日後殿進呈公事罷別於便殿

延對兩府執政大臣參議邊事審料賊勢為守禦之略免使寇兵奄至臨時處置有失便空如允臣所奏乞詳酌唐延英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權僉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

乞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略輕其秩所以假其敘厚賜所以惜名器代望聖慈延訪大臣講求開寶以前事則兩鄙狂悖不足可平又聞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為榮寵今邊臣日



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 陛下賜手詔數  
十字以示宸斷則 聖神威略千里之外如在目  
前傳於軍中孰不尽節此兩事乞雷中省覽

論諸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爲請 朝廷  
旣孰聞之必以爲循常之談臣但慮衆說依違未  
能感悟 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然事當  
應急必在枝梧昔秦伐楚王 翦請兵六十萬有  
李信者請止用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  
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西邊諸將  
人人皆請益兵亦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  
李信者尚敗事況強而使之此必敗之

又一首

臣竊以涇原一路俯近賊境然自元昊狂悖未聞  
溪來寇鈔以臣料之必謂 朝廷急於禦備乘此  
間隙勢將大舉若所過堡寨委而不攻屯戍之兵  
止能自守未有以待之也昨葛懷敏與臣言夏竦  
所將兵在涇州止及二千益以懷敏所請之兵共  
未及五千人若虜衆大至必當堅守臣所慮者不  
患其攻城不患其求戰唯患其審我虛實知我利



害視涇渭之城爲自守之壁引衆前進大爲俘掠則猖獗之勢未可輕也臣請益涇州屯兵滿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應變出奇或分兵據險以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戰氣方銳且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必未敢南向輕進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制置責在速決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應命而往非必尽有決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朝廷強而使之者以臣所見凡能自陳効用臨事猶或敗衄若其

預陳不能其任豈可責以成功欲乞降詔諸路大將責以禦賊之任仍令條上方略其所陳請望盡與應副若有陳不堪其任并所說迂遠者乞移任內也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聖語以減省寨柵聚得兵在大將處最爲急務雖聞已命邊臣制置臣尚慮諸將各有所執依違未決轉至遲遲蓋緣賊兵數少其寨柵亦可禦過若大段兵至即全不濟事又分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量必合減自然邊臣慮見將



來小有寇掠必致不識事體之人言其不合去却  
寨柵致得別無禦邊懼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  
專委近上臣寮往彼相度制置所責早聚得兵馬  
在大將處以爲禦備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 陛下諭臣以減省寨柵  
申明賞罰及禦賊之備此數事皆臣口所欲言  
陛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忭然賞罰一事近日數  
已申明其減省寨柵及禦賊之備雖聞 詔下帥  
臣其如至今未見次敘方今虜氣驕盛雖未來寇

境料其侵軼之勢不越秋冬正是 朝廷計置之  
時 陛下惜分寸之陰波爲禦賊之慮況所更置  
時出睿斷勿令淹久失於後時則天下幸甚

乞帥臣自募僦從

臣竊見近降 詔旨令舉膽勇武藝之士誠取人  
之急務也然其中或武藝雖精而未能絕人或諳  
邊防事宜而不通方略舉其人材未足應詔矣而  
不錄又似遺才臣欲乞令在邊臣僚見總兵要者  
各許召募人作牙校軍將名目量定人數使其功  
効粗著即乞 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或列



於軍校且令本處効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並  
令具名聞奏隨才錄用即不許帶行仍乞逐歲除  
公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膳給臣昨授命西行在  
西京已有兩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于邊上効  
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人其來必衆  
況自古將帥皆有部曲爲之爪牙伏聞 太祖朝  
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浦董遵誨等位序未  
崇皆自募傭從爲其親信先朝賜與旣豐或更假  
之權利此事當載國書伏望 聖慈講求故事斷  
在不疑

乞省寨柵騎軍

臣竊聞西虜大率騎戰今言兵者皆知中國馬力  
不能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說今邊鄙  
所市芻秣其價甚重邊人畜馬爲國家用者以利  
所誘必損其馬之所食以鬻於官此不獨虛實國  
用且又瘦瘠彼土良馬此甚害也又聞將兵者多  
欲增步卒不願遠發騎軍臣欲乞 詔逐路大將  
其本路合須騎軍具以數 聞如是在騎軍已多  
即揀選駑弱者退還仍每減一騎軍與添步卒二  
人補之不惟減省邊費更兼益得兵數其沿邊堡



寨本爲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虜衆大至必不空  
與之平地較戰所畜騎軍除合雷探報外近爲無  
用亦之移屯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補其數

### 乞募士兵

臣竊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然怯弱  
者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使令戍邊恐臨戰退縮更  
至敗事臣欲乞于涇州別立軍額召募兵衆武勇  
才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便充本軍人員  
更不刺面第二等充十將將虞侯第三等充承局  
押營其兵士但取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

寸爲限料錢三百文至五百文爲額唯乞優賜例  
物其節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  
萬人以此禦敵軍威必振

###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臣所請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支給  
例物其費不少臣請鬻民爵以致之夫鬻民爵者參  
用古義非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爲  
兩等百石爲下爵許用銀爲飲食器畜女使五百石  
爲上爵許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婦女雜飾用珠金  
皆犯公罪及誑誤聽以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省試



州府吏人至節員京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  
 例司封給爵牒空名下諸州其入粟者經所在官  
 司陳牒即時給之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南外  
 其餘諸處其無爵僭有爵下爵僭上爵諸科罪仍  
 許人陳告賞錢百貫以犯事人家財充如允臣所  
 議乞 朝廷別定爵名應有條約比類詳定如此  
 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重斂于富人所取者至輕  
 所致者甚衆今鬻爵之地百餘州至小計之不減  
 五萬當得粟五百萬斛每斛輸錢二百計錢一百  
 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月之內此錢可足臣

乞預借錢三千萬貫充涇原募兵候收到入粟錢  
 却依數撥還其有餘數亦乞支充西邊軍州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一臣今所授經略判官凡是軍事當得參議其夏  
 竦等如有處置邊事又只飛奏恐 朝廷未盡知  
 得彼處事機臣欲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面陳  
 事狀兼彼處城寨要害道路迂直兵衆糧運等臣  
 尚未細知不敢輕有上言俟臣再至 闕廷方敢  
 陳奏仍乞降一付身劄子令臣收執如允臣所請  
 乞降 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是經  
略判官凡是軍機無不參預若得頻至闕廷面  
陳事狀則邊臣合有更置事宜得以運司及催綱  
官委曲敷奏若以外臣無例至京則見今發運司  
及催綱官員皆入奏伏望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

奏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閭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爲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牽制賊勢事

奏爲近差赴鄜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

環慶路事



奏爲已發赴環慶路置行軍次第乞 朝廷  
特降指揮

奏爲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爲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宜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簽署陝西經略判官公事騎  
都尉臣尹洙右臣昨到鄜延體問昨來六月中差  
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衆當盛夏之際疲

困都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少臣竊揆遣使之時  
賊兵尚在境上 陛下深憤諸將畏怯不能齊心  
出師遂使塞門一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 皇情  
軫惻專降詔旨其如兵者詭道貴在神速千里制  
勝恐後事機伏望 聖慈今後軍旅進退乞不直  
降宣命況臨時應變主將之任豈可賊兵寇境更  
候 朝廷指揮若涉逗遛即乞嚴行朝典謹具狀  
奏聞謹奏

奏論金明寨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次第



已于九月下手修築新城臣不知新城利害但以  
功料計之舊城計功二十萬見役兵夫不及五千  
人須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功五十九萬七千須  
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今趙振等屯兵馬一萬  
餘人日夕披帶以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般  
糧草凡九次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宜責以  
近期若或更張必是遷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  
移改新城尋知張存已有奏論臣比不敢更煩  
聖聽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劄子兼內臣相次  
到州切慮依稟 聖旨須至改移伏望 聖意詳

臣所奏早賜指揮

奏閱習短兵狀代延帥作

臣竊見諸處馬軍每一都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其  
八十餘人並係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槍  
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係弩手其弓箭手更  
不學槍刀雖各帶劍一口即元不係教習又弓箭  
每至夏月更不教閱當戰陣之時或遇險隘弓箭  
施爲不得須要短兵相持其弓箭手既不會短兵  
束手受害遂多敗覆臣今往邊上遂處使一面指  
揮馬步軍除弓箭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鐵鞭短槍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三  
之類所貴施爲弓弩不得處便有短兵之利可以  
取勝又免至夏月廢却教閱更乞早降 宣命指  
揮下逐路部署司依稟仍乞於試中武藝使臣中  
選十人下都部署司分擘邊上監教貴得早見精  
熟取指揮

奏論戶等狀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人戶中甚有富強數  
倍于衆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一例作一等均酌其  
近下戶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于逐州第一等  
戶中推排上戶家產比類次下同等人戶家產一

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戶  
五倍以上者定作極高強戶今後官中凡有科率  
其近下戶等大段減得數目祇應得前如允臣所  
奏乞下陝西都轉運司委轉運使司巡歷所到州  
軍與本處同共定奪無致別有搔擾

奏爲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牽制賊勢事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僉署陝西經略  
安撫判官兼叅議都部署司軍事騎都尉賜緋魚  
袋臣尹某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今 赴延州與



范仲淹同共計置行軍次第尋于正月六日到延州得其牒曾乞奏留此一路未議攻討已奉聖旨作臣尋具狀申經略部署司將元計置鄜延路軍須物色并分孳軍馬並那減赴涇原環慶路去訖切緣臣昨與韓琦赴闕進呈夏竦等所定攻守二策奉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鄜延涇原兩路俱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近族帳不作大舉之計今來鄜延路既別有孳畫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別無許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乞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況慶州柔遠

東谷等寨所接罪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百里內不至遠涉沙碛若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足以牽制賊勢又昨來計置鄜延路軍須器械不少如却移撥應副不難辦集臣已具狀申本路經略副使去訖伏望聖慈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爲近差赴鄜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

環慶路事

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置行軍次第者右謹具如前臣尋于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見范某計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只與葛懷敏已下商量



出軍次第逐官雖有異議者臣執言所降 朝旨已定遂不敢別有異同兼葛懷敏等革定到行軍圖子一面又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雷鄜延一道爲進貢之路未行攻討如歲時無効威加未晚奉 聖旨依奏自來爲待出軍修復城寨牽制賊勢恐諸將緩于治兵所以未曾說與有此上項 聖旨指揮尋牒臣請詳 聖旨施行至二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寨主高延德自西賊處未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自後范公與諸將只擊畫禦備給出軍修復城寨不兩量入界次

第兼臣未到延州聞范某已奏將元撥定鄜延路驢子只要三千頭臣深慮 朝廷以鄜延路既不入界攻討又見減着驢子數目却于元定下軍須兵馬數內一例減省又緣夏某等所定攻策鄜延涇原兩路俱合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族帳切慮涇源路將來出兵陝西路分別兄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令環慶路準備行軍次第及乞將元撥定赴鄜延路兵馬軍須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貴與涇源路相應廣發兵馬以分賊勢卑具狀申 奏去訖今准都部署經略使司牒緣已



奉 聖旨議定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難  
 便專擅移易者臣又恐日逼若更迂延即鄜延環  
 慶兩路俱不備辦得進兵之次第轉見悞事已具  
 此申都部署經略使司去訖伏望 聖慈詳酌臣  
 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朝

廷特降指揮

今准陝西都部署牒劫緣鄜延係先得 朝旨出  
 兵路分今已俯及時日却有異議請一依元降

聖旨於鄜延計置出兵准備起發無致 事者臣

尋備錄申范某請詳都部署牒內事理施行今准  
 范某牒當所前來依安儀利見并依本司攻策用  
 三二月入界申奏尋又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  
 畱此一路未行討伐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  
 無効威皆未晚奉 聖旨依奏況後來尋覓到蕃  
 漢知次第人根問入界道路方見得綏夏以來橫  
 山蕃戶多在崖谷深處各有堡子守隘自家兵馬  
 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獲如入隘打慮又兵多則  
 難進兵少則易 衄所以不敢固執前議却計置出  
 兵于極邊廢寨中擇有利者修復亦足牽制使賊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四  
九  
界東路兵馬不敢併力而去所有環慶路若便濶  
入則地少水泉今却問得有側近蕃寨可以攻取  
兼與涇原相近足爲聲援仍乞 朝廷指揮諸路  
穩審進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責持重不損  
國威當所又如此孽畫申奏去訖及已得前來  
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 朝廷甘從黜削即  
堆以依違恐誤大事臣已依此事由申奏并牒夏  
某韓某去訖者

右謹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牒內事理更難以  
催促計置軍行次第又緣諸路出師日逼若且在

延州必慮端坐虛占月日況環慶路依元奏攻策  
淺攻側近族帳亦合預先計置行軍次第臣已于  
二月十五日起離延州赴環慶路計置次第伏乞  
朝廷特降指揮所貴牽制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  
誤大計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爲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二十二日到慶州據經略使韓某差來指使  
李貴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列磻堡見今  
鎮戎軍主兵官員只有朱觀一員者右謹具如前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四  
臣勣會邨延路都監劉政准經略司差權環慶路  
都監近自延州與臣同到慶州今來鎮戎軍事空  
緊切兼又少闕主兵官員已牒劉政乘逸馬與臣  
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去訖伏乞 朝廷更賜指  
揮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爲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今月二十二日據抽押兵士殿直蔡從狀申稱准  
經略副使韓某指揮于環慶路抽撥安塞等四指  
揮兵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得安塞報武兩  
指揮所有蕃路保捷兩指揮見在西谷柔遠兩寨

蒙部署司見去勾抽者

右謹具如前勣會韓某牒內稱今月二十一日賊  
馬在劉磻堡未退事空緊急切要兵士使喚若伺  
候柔遠西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帶三日必慮有  
誤軍期臣等尋牒環慶路部署司只于在州差撥  
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  
已差人管押赴鎮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爲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一帶族帳可取之狀親到蕃  
官胡誑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司巡檢劉政狄青商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奉  
量到事狀累具奏聞乞候到環慶路與本路官員  
同共商量別具申奏臣尋于二月二十一日到慶  
州得知山外敗衄兼本路三兵官員多在外寨駐  
劄臣遂徑來鎮戎軍今來鎮戎軍事空稍息見發  
赴永興軍候見夏某子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  
施行次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奏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當狀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水洛事狀

論雪石輅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聖和學國經類大  
卷之二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同管勾涇原  
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  
紫臣尹某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兵官員或遇西  
賊入寇若只令主管隊兵至時得人統制號令進  
退有所稟從即例皆協力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  
以兵衆進退許其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  
臣初到亦未盡知其材略或相次體量得實有敗  
事者即與狄青別具陳奏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略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事空緊  
切若于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降預議指  
揮領兵于瓦亭寨駐劄其狄青忠純可信重厚可  
倚至每與之講議軍政至于臨敵制變亦合事機  
臣但慮拘于朝廷法制未盡其材臣欲乞軍行  
之後朝廷或降指揮升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  
係于進退兵馬分擘將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  
許令狄青相度其未便因依聞奏及回申四路司  
不得將未便事理一例承稟施行如允臣所奏特  
降朝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戎旅不



至敗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勘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懷信  
勒檢齎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牒部署司勾取  
到劉懷信其部署狄青兼令劉懷信自齎公使文  
曆赴邠州照會去訖尋體問得劉懷信是勾當公  
使庫使臣爲于隨軍庫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  
充公用事臣切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  
使用便同已物其狄青于公用錢物即無毫分私  
用況本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臣寮指

使使臣等數倍于舊又狄青多與衆官躬親提舉  
教閱軍中將校每有犒設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別  
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用狄青素來謹畏小心其  
實武人未曉 朝廷憲法自聞推究公用錢物將  
請制院須來近揖照對臣雖日夕曉譬終是內懷  
憂懼兼言先在延州初授涇原部署曾告龐籍言  
不願主領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果遭冒墨詞  
意感切澣可軫惻臣以謂 朝廷擢青自殿直不  
三年至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材智有  
過于人又欲其奮勵自効以報不次之用今乃以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四  
九三  
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空  
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切  
慮不能主理軍政別致闕事伏望 聖慈垂察特  
降 朝旨曉諭狄青庶令安心專慮邊事謹具狀  
奏聞伏候 教旨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當狀  
中書樞密院司奉 聖旨所有水洛城仰魚周詢  
往渭州與本路經略部署司疾速同共支撥軍馬  
糧草應副早令了畢仍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彼  
勾當所有勘到罪狀別聽指揮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奏乞罷修水洛城事狀  
蓋慮久遠却爲邊患今來患旣未至 朝廷必行  
具修則臣等無以自辨更不敢別有陳述伏緣臣  
等前後行與劉滄指揮並明坐 朝旨劉滄所執  
只是鄭戩文牒其鄭戩文牒並是解罷兵杖後專  
有行遣今若 朝廷却令劉滄依舊勾當却是鄭  
戩罷任後所行文牒可以衝改得 朝廷指揮于  
理得無不順臣等切慮將來逐路偏裨例各專輒  
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統兵大臣解罷兵  
權後尚得處置邊事于 國家事體不便欲乞

承  
卷  
四  
九  
三



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奏水洛城一宗文字并本司錄白鄭戩罷任後所行文牒及臣等今奏降下臺省百官集議庶得申明國典況臣等所論偏裨違犯節制益恐壞軍中綱紀所論大臣罷兵後侵撓軍政實繫國家安危非止爲本路一時之事願陛下思守邊之遠略念社稷之大計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朝廷之患伏望聖慈特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潘帥旦成資方得

交割勾當臣已具行闕去處聞奏訖臣切見自來諫官御史應授差遣少有於諸處待闕者臣到慶州未十日因孫沔陳乞疾患不赴涇原路却還舊任就移臣知晉明其潘帥旦在平州已一年餘九箇月却令臣待闕事體之間深有可疑臣之私心實懷憂懼伏念臣自忝涇原一路寄委近及一年允干戎事並與狄青商量處置未嘗有毫分差失亦不敢將近鄙細務頻有陳請煩瀆聖聽其合奏公事前後多蒙俞允臣與狄青雖出處本異面忠義一心但專爲枝梧昊賊不敢邀功生事庶幾



外禦寇讐上副寄委尺自水洛城奉 聖旨罷脩  
 已來鄭戩及劉滄朋黨造作謫言傳于道路其間  
 多不詳其本末今且以衆所傳聞者兩事明之一  
 言劉滄所帶枷重四十餘斤且伏青在順德軍枷  
 送劉滄下所司當補攝之初事頗嚴密及呼問之  
 際衆謂必行軍法豈可預造大枷有同兒戲若本  
 軍從來有此大枷即都轉運司合因此別作行遣  
 以此構謫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經略司令人把  
 定邠州 院門遂致劉滄疾患此時臣雖在式假  
 後來體問得都無此事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

於涇原本不相轄况劉滄是 朝足送下本州寄  
 禁若涇原路差人把門豈得不晝時申都轉運司  
 及具聞奏據此二事只欲 朝廷知涇原路經略  
 司要致劉滄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  
 實可驚駭又衆言鄭戩罷四路後別授 朝廷與  
 修水洛城所以劉滄得免專輒之罪臣勘會於三  
 月九日本司准樞密院三月二日劄子云據鄭戩  
 奏水洛城並是當司一面興修若使中止實恐生  
 熟蕃部造相讐殺却爲邊患貼黃又言或且令臣  
 戩在涇州 月日候許迂等軍馬回即起發赴任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三  
九三  
又水洛城 降指揮今涇原路一面相度指揮去  
訖所有許迂等又已別移住使其兵士等亦繫分  
孽往逐路替援年滿及權駐泊人數奉 聖旨令  
鄭戩一依所授宣敕指揮疾速將許迂手下兵馬  
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發赴任鄭戩既承  
准士件 朝旨明知水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揮如  
委實興脩有利只令論奏別聽 朝廷指揮豈可  
尚與劉滄文牒一面督促及稱專奉 朝旨遂致  
劉滄託此爲名故違本路節制 勘院既不收堅  
取勘法寺又無較止以此鄭戩所稱專奉 朝旨

臣實難以曉會臣與狄青只據本司所授到樞密  
院劄子內 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鄭戩上違 朝  
命然群謫之起亦有所因鄭戩與麥知微交結情  
弊至深昨令許迂等軍馬興修水洛城其麥知微  
係是本路走馬承受却作都大名因統管兵馬以  
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修了遷轉及近邊細民又  
得弓箭手把土劉滄不惜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  
修之後謫議紛然臣與狄青都不采聽所恃者  
朝廷公道所賴者 陛下聖明是以前後所上章  
奏惟論 國家利害不與戩輩爭辨是非至於京



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戩輩諷臣更有何事  
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來臣未得赴任方始  
自疑兼臣昨於本司備錄到水洛城始末一宗文  
字欲乞令臣暫乘逸馬赴闕面奏事狀及乞將  
鄭戩等所奏臣事降下許臣分析臣若曾上違  
聖旨矯稱朝命專擅生事誣謫陷人如鄭戩之  
罪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都市以勵邊臣儻以事體  
未明須合證辨即乞與鄭戩一處下獄照對以明  
國典況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榮進本不繫  
心非爲降着差遣方此論列只緣臣當聖明之

朝被此誣謫若不陳述臣雖瞑目自銜恨九泉伏  
望陛下察臣忠憤閔臣冤枉特賜早降指揮干  
冒宸嚴臣無任戰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敕旨慶曆四年六月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  
集賢院新差知晉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借紫臣尹洙伏奏

論雪石輅狀

右臣昨在涇原路竊見著作佐郎管勾本路機宜  
文字石輅爲因于張亢初到任時曾言母在濮州  
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便寧親其時張亢不曾允許



後經隔數月因本路發遣年滿兵歸元遂差輅及  
駐泊都監同天監祇應人等各押兵士歸京及令  
輅因便催促京東州軍兵士衣賜輅因得往濮州  
寧親家 朝廷差官勘罪法等以私罪定斷罰銅  
降究京西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爲輅有  
所陳雪原輅所招情款只是從初於張元處欲求  
差遣因便省母張元即不曾允許後來經隔數月  
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尺有不合承受押兵之  
罪初定私罪即不曾會問到張元狄青其時輅有  
無請囑之言若輅于管押兵士之時實有寧親之

請于孝治之朝尚冀寬貸況追治舊日語言坐以  
私罪情實可矜今遇郊禮慶澤之後伏望 聖慈  
特移輅一京東親民差遣及乞改從公罪定斷臣  
與輅共事將及一年輅之操履臣所具悉如蒙  
朝廷移輅差遣及改定罪名後輅犯贓私罪臣並  
甘同罪不辭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軍制 鬻爵法 獲首級例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具銜臣尹某准中書劄子著作佐郎新差知蔡州

確山縣事董士廉奏臣不公事奉 聖旨令臣疾

速分析詣實入馬通聞奏臣今依准劄子內畫一

分析如後



一韓琦尹某謀入界至好水川因任福妒功耿傳  
狂指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某作閔忠辨誣文誑惑  
中外令李仲昌刻石掩韓琦惡今來尹某自知虛  
誑却毀弃刻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及臣起謀入界欲乞于  
中書樞密院檢詳陝西經略司先奏攻守二策  
朝廷擇用攻策後來曾與未曾入界及好水川接  
戰因與不因起議入界致得敗衄所有閔忠辨誣  
二文臣實有此撰述以勸忠義乞檢會任福等敗  
衄事及韓琦先繳進任福下孔目官彭忠所收得

耿傳親書署朱觀名誠任福令持重文字與臣所  
撰二文照驗即知有無虛誑臣元不曾令人刻石  
今據傳寫刻本是處州判官李師錫刻石即不是  
李仲昌欲乞會問本州因何人立石後來于是何  
年月何人毀弃即知詣實兼臣見諸處尋求石本  
候尋詳別繳具連進呈次

一尹某在渭州專擅將官錢數百貫入已使用并  
借官錢與官員還債并支出軍資庫錢落下赤曆  
都轉運使程戡曾差儀州華亭主簿王資磨勘見  
得侵欺官錢的實



臣勘會渭州應係官錢及公使錢各有監主及文  
曆拘官乞下本州勘會及將臣任內公使錢文曆  
驅磨即見得有無欺隱所有借錢與人還債臣初  
到任爲禮賓副使孫用曾于鄜延路在狄青手下  
使喚得力本人爲自軍職授官在京借却人錢物  
遂與狄青各借與公使錢會官與料錢內還納所  
有軍資庫自有通判錄事參軍營勾臣即不知落  
下赤曆因依乞下本處勘會轉運司差官磨勘得  
見何人侵欺後來作何行遣即知詣實

右謹具如前所分析並是詣實所有臣先撰憫忠  
辨誣二文今抄錄粘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准河東都轉運使差官准 敕取問臣前知渭州  
日借支過錢糧事并逋到監察御史李京劄子言  
竊聞韓琦罷樞密副使因董士廉疏論水洛城并  
處置邊機不當事伏緣韓琦之過自尹洙始今琦  
已罷柄任某則仍守舊官人言籍籍于理未順雖  
聞已降指揮令尹某分析人言事與韓琦不殊切  
慮別有指說遂至紛拏兼聽知魚周詢相慶回目  
繳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論尹某文狀事甚明白



欲望 朝廷檢會魚周詢前奏并令來董士廉所  
陳其尹某早 賜處分所貴與韓琦行罰頗均方  
協衆望

右謹具如前臣依應 敕命供慈前知渭州日依  
例借支官銀回易應付公用去訖臣切見李京上  
言雖聞已降指揮令臣分析切慮別有指說遂致  
紛拏臣切詳故事御史得風聞言事既稱風聞則  
容有不實是以所言雖虛俱不反坐 朝廷若以  
事狀顯明不須按覆即昨裁處自繫 聖斷御史  
所守則有職分若京之所陳雖增臣過惡萬端或

乞加臣峻典于言事之體皆未爲失惟不當慮臣  
別有指說乞 朝廷便行處分且 聖明在上若  
臣實有過犯必不徇先入之言曲加譴責若的有  
罪狀豈容紛拏洋念苟免況京所言初亦切聞後  
云聽知則是未能決信于已也未能決信于已而  
欲決行於 朝廷其惑亦甚矣所賴 聖慈垂察  
許臣分析事狀盡得辨明向若從京之言則賤臣  
被折固不足論然上損治體亦非細事臣聞歷代  
用代刑多有過濫 列聖臨御未嘗獨任威罰及  
于一臣 先朝建按刑之官凡罪無細大悉以審



究三代以還刑罰之慎未有如 皇世者也今京  
欲用偏至之辭塞辨治之實此原或聞人無所措  
臣謂上損國體者以此而言也京又云魚周詢繳  
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論臣事臣不知周詢所言  
邊民緣何被害有無處所去年臣累奏乞 朝廷  
將臣與狄青廢罷水洛城因依令百官集議及乞  
下獄剴辨未蒙省察緣當時狄青自邊上處置水  
洛城事回已劉滄董士廉等隨行人傳言被害人  
數甚多尋取責實處並不見得被害之人其周詢  
所言被害之家後來 朝廷必曾體量安卹及必

有居止去處若果緣臣處置乖張致令邊民被害  
即後來 朝廷轉臣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此時京  
已任御史當極言論列 朝廷如察臣灼然有過  
卽不當更霑 恩命若引董士廉所陳之言不妄  
不復推較切爲過矣且士廉本非言事之臣只緣  
曾爲水洛城事繫獄二十餘日以此挾恨摺撫雖  
忠信淳厚之人其言不免過實京待士廉果爲忠  
信淳厚之人亦當少原其情漸驗虛實今乃欲  
朝廷盡從其言尤所未諭京又言所貴與韓琦行  
罰頗均臣聞 本朝機政大臣出入中外自有常



制今琦加資政殿學士制蕃復有褒言君臣之恩未爲不厚謂之行罷罰理所未安臣又聞言事者主于言而已言之不從繼之可也伏閣請對可也不然解避其職皆爲得體若夫刑賞廢置乃朝廷大柄非言事者得專之也今御史旣得風聞言事又欲朝廷不辨明而行罰是臣下進退皆懸于御史其權不亦過重哉嘗聞景德初河北轉運使劉德上言供備庫使白守素武勇請正除刺史真宗謂近臣曰將帥有功列狀具聞可也酬勞分秩自有常典綜何與焉監司之居外猶御史之在

朝也 真宗持賞罰之柄不欲移于群下 聖意如此伏望 陛下稽法先訓咨詢故典察迎合之言革朋比之風則天下幸甚臣累蒙進擢班在侍從雖被論疏若已就勅劾即不敢與言事臣寮辨論曲直今旣蒙就問不當專爲申理以祈恩貸兼復建明事體庶裨 聖政伏望 聖慈特賜省覽謹具狀奏聞謹奏

### 軍制

臣竊見諸路兵馬自來分與諸將則統制不一臨時差撥則兵將不相諳練蓋由節制不分名級末



辨是以難于處置臣聞有部分然後有號令有號令然後有賞罰今部分未立號令何由而舉賞罰何由而施以此用兵從古未有以臣愚見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號令明而賞罰行今略定軍制件折如後

逐路大將一人

本路兵馬進退戰守皆專制之敗劔則在其責

副貳一人

大將所制之事皆佐之敗劔則從坐

列將十人

分掌本路之兵步騎相叅大率以五千爲准不必定其數大將量其才而授之專主所將之軍其進退即稟命于大將一軍之勝負大將上其狀以賞罰之本路處置即皆不預

隊將五十人

每列將一人各給隊將五人所主隊兵之進退皆稟命于列將

右臣所畫部分今略定名級伏乞

朝廷講議節



制頒下諸路仍乞不作臣寮上言所貴上稟 廟  
略謹具狀奏聞

### 鬻爵法

臣前次上殿奏乞召募邊兵其間合要例物及脩  
蓋官房須有所費竊慮三司未能應付臣欲乞  
朝廷初定鬻爵之法封出空名爵牒散下州郡人  
入粟授爵今定爵二等

第一等爵許畜女使許使渾銀飲食器凡欲授  
第一等爵者如元係州府縣鎮城郭等第戶  
即入粟一百石如不係戶等即入五十石

第二等爵許以珠金爲婦女服飾如犯公罪許  
贖凡欲授第二等爵者入粟五百石

右入粟每百石令入錢三十貫臣今約計授爵之  
數可得十萬家通兩等二數當得錢三百萬貫專  
充召募邊兵乞不別有支用其未有爵之人餘士  
族別無禁制外舉人曾經鄉貢并州郡牙校職員  
京百司人吏並與依第一等爵例將來 詔下諸  
州仍乞立近限如不願授爵者即任便變易若限  
外有陳告並科違制之罪其畜女使及銀器者賞  
錢三十貫所畜女使從良銀器沒官珠金賞錢百



五十貫珠金沒官所賞錢貫以犯事人家財物充  
內婦人無男夫及男女十五以下即不許人陳告  
所定爵名并更有合條約事件乞下中書門下參  
酌施行

獲首級例

一諸處軍隊或五十人或二十五人或不及二十  
五人爲一隊凡獲賊首一級擒生同  
下准此

依賞格所給管四等賜分與一隊將士如獲級

五分並  
定以田戰元數爲  
不除折數准此

即前隊並與第五隊轉

一管押軍隊人員

十將以下差管押十人或  
爲奇伏亦以依例皆准此

所管不滿五千人殺獲與輸折相當五級加一

等其二十級雖折相等亦第五等所管不滿百

人殺獲與折相等獲七等與第四等七級加一

等百人已上殺獲與折相當獲十級加一等其

獲四十級已上與第五等轉二百人獲十五級

加一等三百人已上加一等其獲六十級已上

雖輸折相當亦第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使臣

即閤門祇候已上  
所管十人依此

不滿三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十級與第五等



轉十級加一等其二十級已上亦第五等所管  
不過三百人所獲與輸折相當外十五級加一  
等其獲四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不滿五百人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二十級加一等其獲六  
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

一主兵官員所領千人已上

供奉官所領  
千人依此例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五十級與五等轉五十級  
加一等一百級已上亦第五等轉所領三千人  
已上殺與折相當獲一百級加一等亦與第五  
等轉

一使臣軍員親自用命所管將士別無輸折或輸  
折相等者與五等轉不及所得者只給第四等  
賜

即違主將令取首級者自依軍法餘皆准此  
一如得主將命專取某人而能殺獲者與我四等  
轉

一殺獲賊中首領者與第五等轉如近上首領即  
與加等轉若加至第三等即本管人員亦與第  
五等轉若加至第一等即全隊及本營人員並  
與五等轉



一軍陣所獲一百級須輸折相等已一除計首級  
令轉人數外別許酬獎得力軍員使臣共三人

凡百級加三人

其十將以  
上倍此數

一應非軍陣合戰有所斬獲者一級與第五等轉

一級加一等

所管使臣人  
員軍陣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第	35156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力	
図書館	3	



号 第  
B I M E 第 平  
第 味 里  
大 国  
流 書 園



